宗朝 中

英宗朝 下

朝野輯要

十七

朝野輯要卷之二十八

英宗朝中

丙午冬行景廟祔廟禮 上還御仁政殿受賀教曰一初之政不可無交儆之道以三條須布一戒朋黨一戒奢侈一戒崇飲 己酉司諫朴弼琦疏言報恩獅子庵奉安 元宗神位補以願堂不敬甚焉請令道臣親查撤去從之 領議政洪致中奏親盡當祧之日始定世室例也不待親盡尊為世室亦古今通行之禮也 我朝孝廟世室已有已行之典 肅廟神功盛德一國臣庶皆願尊崇今於世室豈容他議時原大臣继請 命即舉行告 廟頒赦 庚戌六月敬純大妃魚氏昇遐禮官議制服帝王以継序為重甲辰既有已行之典 命依議施行 辛

亥八月遷坡州長陵于交河先是有言舊長陵多蛇虺者 上命大臣
審視果然 上遂決遷曆近百年 仙寢移奉禮重役臣 上欲親詣不
卜日近日有言是日犯忌 上曰東史忌女主拘忌卿等乃以是遵于此婦
寺忌也遂下銀子二千一百五十兩分給繕營及交河官以爲力役之費
上詣舊陵留五日大小儀節親檢詣新陵亦如之初舊陵松栢皆 孝
廟手植 上取其子手播於新陵 壬子冬至使洛昌君樘副趙尚絅書
狀李日躋還自燕京進明史之朝鮮列傳謄本先是 大明會典等
書載我國宗系及開國事爽實 宣祖朝遣使卞正猶未盡於瑣史
皇朝十六朝紀載 仁祖登極事多誣蔑 肅宗丙辰遣使卞之及聞
清國命修明史本紀丙午命西平君橈奏請釐正回咨云書成當頒

至是始得準許頒賜乃 命吾廟頒敕至己未陳奏使金在魯副金始
熯書狀李亮臣回自燕京始頒全帙告 廟敕頒及至癸巳 大諫朴弼
喆疏言明紀輯畧有 太祖宗系依前誣錄 仁祖反正事有謬戾語
請申卞 上大驚遍搜京外書籍士人李義天及鄭枋侄得熯家有其
冊 命誅兩人即遣金尚喆尹東昇進陳卞盡明記輯畧即康熙丙子間
朱璘所編而璘之蕃玄孫靖青巖者也其編有清國所諱故乾隆
已為毀板之 甲寅豎碑於莊陵從監司尹陽來之言也丙寅復金宗
瑞皇甫仁鄭苯官初宗瑞仁之孫疏請伸雪 上難之及覽 先廟
訓辭乎當屯汝當奉之教嘆曰噫指宗瑞等事也怳若耳提而面
命也遂復三人官丁卯豎露梁六臣墓碑又命復安平大君瑢官用

金宗瑞等例也戊寅親製祭文遣大臣祭 莊陵命修六臣彰節書院
皆贈正卿賜諡贈參議嚴興道贈亞卿一體致祭 命銓曹錄用
六臣及嚴興道後孫金宗瑞皇甫仁鄭苯并賜諡以 端宗復位之
回甲也乙酉贖故相臣金宗瑞舊第還其後孫用贖還魏徵第故
事也戊子命錄用故相鄭苯後孫初雖 命復官未知後爲誰未擧馳
典會大興鄭姓人詣山官掘驗其墓得誌石二片即光露之墓光露
以苯子頗知時事佯狂匿跡及沒其子具事案埋誌石遺戒秘諱
來歷至是始得其詳果苯之後孫也 上曰異哉有是命 乙卯之碑
于淨業院在興仁門外燕尾洞 端宗王后宋氏舊基也 上親書淨
業院舊基五字碑之又書東望峯三字 命鐫院之對峰石上卽后

之登望亭越之處也 己未慶基殿忠義李聖昌等疏言全州如豐
沛建殿守奉 太祖影幀壬辰奉影幀達于龍灣亂定還奉之請立
碑以記之 上許之 幼學金台南疏言 中宗廢妃慎氏之冤非 中宗
本意金凈朴祥請復位号 肅廟朝申奎又疏請則別廟修祀不舉
復位之典請快舉徽章云是年春 上因事起感命中官守直慎氏
祀宇未幾台南之疏至 上曰君心趍向不可不慎今台南疏必因中官守祠
而爲此疏乃令卿宰詢問皆請復 上教曰俄告 慈殿則教以 先朝
嘗欲復因大臣議參差不得行末年有嗟惜之教可以仰揣 聖意也
乃命亟舉儀而改造神主謚号端敬徽号恭昭順烈陵号温陵埋
舊主於陵所祔廟 親祭 庚申 加上 孝宗謚明義大德是年宗臣

大臣以上功德請尊號至行純德英謨毅烈 大王大妃殿顯翼 中
宮殿恵敬陳賀頒赦 甲子竪神道碑于齊陵舊碑燬於壬辰亂至
是因宗臣疏請用權近所撰文刻石奉朝賀李宜顯進紀其下竪之
丁卯 上語筵臣曰東朝権集祥殿舊藏得一玉帶賜予即 宣廟所
御也 肅廟乙亥御此帶朝參今忽得之異哉明日遂御古玉帶焚
香于濬源殿 先是乙巳永興儒鄭弘濟等疏言本府黑石里即
桓祖舊邸 太祖誕降之地而尚無封築之典 上命立碑遂閣矣至乙
亥永興校生趙東彬不知濬源殿是 太祖誕降舊址而用輿覽府
東黑石里 太祖誕降之文上書請立碑 上曰毋論錯誤與否既是黑
石里則以是年竪碑無傷也遂御書 太祖大王誕降舊里八字命

立碑陰東彬希奉文御書 太祖大王在上王舊闕遺址立碑于楊州
豐壤蓋 先陵幸行晝停而興感也 乙亥追上仁嬪金氏謚敬惠
奉祀板于 元宗舊邸松峴本宮號儲慶宮墓曰順康院 丁丑改修
仁宗謚冊匹謚冊藏于嘗室而 仁宗謚冊失不傳至是將埋 貞聖王
后虞主于廟庭掘地得玉札一片即 仁宗謚冊也 上異之親寫全文鐫
于玉合成完篇藏于 仁宗室 戊寅立碑于 仁烈王后誕降基之在京
州 聖后誕降載邑誌 上聞之命豎碑 辛卯建肇慶廟於全州
初七道伎李得復等疏請建國朝始祖司空廟 上議大臣議不一
閣臣僉皆莫能對 上曰禮緣人情高句麗新羅亦皆有始祖廟
禮有義起者也 命建廟於慶基之殿北 命世孫題祠板稱先

公奉于資政殿其冕服而展拜 命大臣宗伯奉之廟字之祭禮與
廟官依慶基殿例 丙午 上問儒臣曰麗朝名當諱否對曰雖
三代聖君皆不諱名 上曰麗朝異於前代帝王我朝四王皆仕于麗
朝當諡名曰并諱諸王名乎 上曰只諱麗朝名可也仍 命請遣
諱顏曾思孟四聖及宋朝六賢之名 丁未 命銓曹錄用王氏子孫
仍教麗朝諸陵守護禁伐 庚戌 命擇鮮于氏中俊秀者使奉崇
仁殿祠修箕子墓遣官致祭又致祭崇義殿 辛酉 上謂近臣曰
北道五國城有皇帝塚然否對曰有故老相傳之言 上曰其時欽借
道於高麗則五國城之在北道者無疑既云皇帝塚令道臣禁樵
牧 戊辰 新羅敬順王依麗王諸陵例守塚五人設置 癸未 命修

檀君箕子新羅百濟高句麗始祖之陵 乙酉 命設櫝于三聖廟
致祭 先是 成宗朝建三聖廟於九月山位版以土造歲久毀傷禮
判沈鏞以奏 上召副提學徐命膺問三聖故蹟對曰三聖即桓因
桓雄檀君也九月山即阿達山也且言高句麗東明王開國在於乙酉
上遂遣禮官以木爲櫝於三聖位板致祭并祭東明王廟 先是 肅
廟 命建崇節祠於太學傍祠晉太學生董養唐太學生何蕃宋太
學陳東歐陽澈歲歛未克至是乙巳祠成 賜額曰四賢祠又書下流
芳我東四字 命揭之 丙午左相洪致中奏曰故臣貞愍公安塘乙
卯名賢其子孫始得奠墓山於廣州令本道助給造塋之物 上可之
丁未旌太學典僕鄭國信朴潛姜閏先是丙子亂赴諸生皆四散

謁國信等哭入 聖廟先奉東西廡位板及哭祭埋于明倫堂後二人負
五聖十哲位版進士羅以俊俱巾服陪入南漢 仁祖嘉賞列祖褒奬至
是旌閭 壬子 命銓曹條用前朝忠臣金澍後孫 甲寅 命儒生孔
宗洙居齋伴宮月給其廩宗洙以大聖之裔其先當麗末持譜牒來
我國故有是 命後至丁巳 命銓曹調用孔氏從臣言先聖五十三世孫
紹仕元為翰林學士當麗末魯國長公主來嫁恭愍王紹陪而來因家
東土孔氏是此故有是 命 教曰予覧故參議安邦俊所撰抗義
新編文烈公趙憲與七百義士殉節田横五百義士性史義之七百之
多不可與田横同日語矣遣佼臣致祭于殉節之處七百義塚同為
致祭又 命刊重峯朝天録及日記重峯子孫録用復 命忠烈公高

敬 命吳趙憲同享一祠一體祭致 庚申又命修東萊戰亡將士塚立碑
旌之丙寅慶古兵使進古印一顆得之水濱乃壬辰兵使崔慶會抱之
投之者也篆有萬曆字 上覽之感歎致祭彰烈祠錄用慶會子孫
爲匣於印 御製銘刻其上曰追憶往事百有餘年章得南江印篆
宛然矗石義烈像想愴先命留閫營以樹忠焉 命本府藏之 丙
戌命錄用戊申死節人南延年李述源子孫 丁巳慶尚監閔應洙疏言
故參判曹偉之寃死故左尹郭在祐之勳故郡守趙宗道之死義并
請賜諡 從之 命忠監達鄭忠信復錄其後 戊午安東校生私毀文正
公金尚憲祠 上曰文正公貞忠大節炳烺後世故毀其祠亂民也刑推
定配 慶監李箕鎭奏高麗忠臣吉再宜賜諡致祭 上曰賜田

種竹同僕之志確乎不可拔逝者有知豈以賜謚有先師近臣言鄭
夢周朴尚秉我朝賜謚也 上可之 庚申 上將謁齊陵加焉次
坡州路見先正臣成渾墓式於轎渡臨津望見先正臣李珥花石
亭 教曰俄見牛溪墓今見先正舊亭如接德容見史官致祭松
都直詣楸宮 太祖舊宮也 摩挲 肅廟御製碑仍御扁月臺試
士路過不朝峴顧侍臣問命名之義對以 太宗設科前朝大族五十
餘家不肯赴故名也 上遂親書不朝峴三字碑于其墟又致祭于麗
太祖陵歷臨成均館謁聖又詣穆清殿奉審 太祖潛邸歷臨善竹
橋命止金鼓以示敬賢之意親書道德精忠亘萬古泰山高節圃
隱之十四字碑之又 命大提學吳瑗記其陰路過四孝子碑 命

聞金業子孫有無訪給食物 乙丑教曰聞杜門洞子孫皆為商賈之另加收拾辛未 命祭杜門洞七十二忠從留守徐宗伋之請也 辛酉李著以冬至使軍官入燕京得寧越伯李成樑畫像而來 上命奉安于都督祠寧越伯隴西人漢李廣之後公之子總兵如梅戰歿於虜其子逃來我國生子東培東培之曾孫著武科入仕 庚午以宋信國公文天祥配享永柔卧龍祠先是謝恩使趙顯命得信國公遺像於燕中帰獻 上曰文丞相義烈令人起敬曾聞之鎮有皇帝塚云今以文陸二人建祠配享問議大臣以為不便 上曰卧龍祠 宣廟興感命岳武穆追配亦曠感之 聖意也卧龍欲復漢室武穆欲迎二帝信國欲存宋亦三忠一也其以信國配于卧龍賜額三忠祠致

先是乙巳贊善金幹袖劄陳七事一講明聖學二輔導東宮三昭
揭大義四叙正彞倫五俻述先志六培養人才七接下以誠 上優諭握
手勉留及退使黃門兩人扶腋以出 吏參李緯之屛田野至先來
赴國祥將歸 上召見勉留之緯仍請敬天謹獨清心寡慾居喪
盡禮早教 東宮寵彰義宮折受以示無私之德 上嘉納之 教
曰李秉泰疏指予病痛勉戒切至不孤召還之意時賜虎皮一領
領府事閔鎭遠言昨見政目有後宮封爵且聞有娠之本支之慶誠
幸然可憂有大於可喜 聖候症積氣皆虛症如忽在色之戒則其
爲損傷如何外間傳說亦者承龍之寵淫頗多云深軫愼疾之道清
心寡慾焉 上曰君臣猶父子卿其無隱予亦何隱內閣事率多虛

傳然可不爲戒乎 丁未別諭召經筵官韓元震元震承 命旣造朝
上值靜攝未卽見元震投疏經幄 上特見兵郞追召曰予讀史至穆
生之去嘗慨然豈復見於今日乎此予誠淺也元震乃承 命入對辭以
學淺遂告歸陳疏正心誠意任賢安民之道 上優批 筵臣經筵
官李東之卒宜贈官寵之 上曰予於山林之人不欲以官祿縻之蓋非其
願而強之反乖禮待之道也可追官致祭給表褒焉 扶餘縣監蔡
之洪辭陛 上懃諭曰經筵官爲眷親赴任必須將父入京出入經筵也之
洪以蔑學辭仍陳正心誠意之說 上嘉納 文學趙顯命搆進祖鑑
於東宮 上親製序文刊印弁卷 戊申 上與東宮詣拜毓祥宮玉
堂劄言譬御之爲兵吏之賤爲竊見來侍行啟之賤隷不可近甬敵

之地顧卽麾出　批旨隨事陳戒予庸嘉之　己酉司諫李世𨖲疏
論執義朴𢖫閔黨令罷停年餘月不敘　孝章墓表　上以屛山林侮儒
者制黜世𨖲　召對宋儒傳正罷得中近來言虛僞成風河間王德
漢之賢公稱其言云實事求是眞格言也　上命承旨書四字以入後
追官趙顯命以士大夫名檢大懍皆由　上受言之量不足也　上曰今聞藥
石之言非卿誰爲予言日者罷得中實事求是四字揭壁卿其視之
庚戌經筵官尹東源陳疏告歸　上召見之尹東源以明倫紀致中和之
道勉識　上褒奬　壬子判府使閔鎭遠自鄕入城　上召見之鎭遠奏
先正臣宋時烈告　顯廟曰古者宮中法嚴每日列書正言後言受點
當夕盛服以待　中廟每點於內殿內殿答曰年少後宮尚多何以每點

老身也感服難堪願勿如是先正臣宋浚吉以為　中宮無漁色之心內
殿有逮下之德所以子孫衆多誠後王之所當法也臣非敢　殿下卽進
御媛蓋求嗣之道當先廣博　上曰積善誠小民誠為祈永之本也　乙
卯　命弘文館書王禹偁待漏院記揭于賓廳及備局使之覩省
持平李錫杓疏極言衮闕時弊　批曰年少新進有懷無隱深嘉爱
君之誠至於首揆事許揭大臣畢出公心乎仍敦諭領相金慶興又
教曰天彥博賢相唐介直臣而特拜英州別駕以黃門護送敬大臣勸
直臣也李錫杓陞授咸悅縣監特令乘馹以示奬國體勸直臣之意
辛酉擢金鎭商大司憲鎭商退居鄉里　上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
凋也有是命　命革銓曹通清及翰林薦法　上以朝廷朋黨皆起於

爭淸選故也宋寅明趙顯命元景夏等力贊之倣宋館職例召試
付職　庚午上以正風俗當先崇賢乃致祭于故參贊鄭齊斗朴弼周
故贊善金幹擢前執義閔遇洙朴弼傅通政　丙子以宋文正公時烈
宋文正公浚吉從祀文廟從太學疏也甲申　教曰予於文純公朴世采有
曠世之感令該曹特行文純公朴世采從祀之典　庚寅　教曰金昌翕固辭
讀書志在山林李東彥廉潔剛直飢餓而終并致祭以示表奬　甲申
俞紘故縣監職牒先是顯弼應旨對策款語直而科試多爽妄指
斥論制其科至先　上設人日製策士無一人及裒闕者　上教曰策無剛
直之言一自李顯弼始顯弼意雖不美處分過中士氣由此沮抑李顯
弼特爲給牒以示予自強之意　命復洪忠道民朴聖昌户聖昌剌

殺父讐諸官請命監司李宗白以聞刑曹覆啓曰聖昌即周官殺人而義者也幼穉逢変竄流伏匿幾及長成快復九年之讐其孝可尙正合律條不告官擅殺杖六十之文其母目盲力強不能扼悍之男勢所固然其子復讐之言樂聞助成之説有虧義之事盡亦合痛疾者罪不死至之文 上判曰聖昌以九歲稚兒能記父讐尋母於九年之後雪恥於白晝之中自首諸官視死如帰無愧於古之玉命世特為隆杖放送其母亦令護帰 庚申旌金英俊閭英俊郭山人四世同居其子益衡以守門將在京 上召問以何道同居益衡對曰臣祖父令子孫同衣同食 上歎曰士大夫分門割户獨愧乎 命道臣時四世同居褒奬敦睦八字旌其閭除英俊僉樞

先是乙巳有異草有生庭中其莖九穗其色青紫掌苑者獻之
曰靈芝也 上以此為瑞則四方之献瑞无得紛紜遂却之巳巳忠监李
日躋進瑞麥却之
先是乙巳 僉議蠲減之政領相李光佐啓惠民署為都民醫藥而
設典醫監為朝臣醫藥而設設置之意甚盛而朝臣不得服典医
一貼藥况都民乎人蔘唐材之價自惠廳劃給使久任掌之所謂久
任即抵調私人使得沾丐者也豈百姓辛苦之物浪費如此乎此可
罷也 上曰惠民典醫名則美矣孔子曰我愛其禮其勿罷 未丁
僉革市民玉田沙貿納之弊先是公用銀光以玉田沙磨治數斗
之價幾七八百金至是永罷之○ 罷臘月生兔進上 乙酉景福宮

衛將得一石函於舊閣傍即封胎函刻曰 王子乙巳五月 日寅時生

上敎曰藏胎之弊予知甚矣此中葉後事也自今藏胎御苑埋之爲式

丁未 敎曰嗣服初禁閭家奪入使生民安堵之意也死者亦非民乎

勒葬偸葬誘葬之類另加痛禁 先是 乙巳命除壓膝刑 敎曰

我朝 世宗除笞背盛德事也況無於律之律乎壓膝其永除之

至壬午 命除捕廳剪刀周牢之刑至癸丑又除烙刑至戊午令秋曹

更鑄杖式頒八道毋敢違越又敎士夫家私刑甲子 命革全家徙

邊之律庚寅永除捕廳亂杖刑 庚戌命公私賤男女幷從母役以

辛亥正月初一日子時爲始 敎曰頃者金尙翼以爲不去從父之法則將

無良役之人云故予非不知有弊而特許從母之法日後如有變更

可也　甲午革罷婢貢法　先是丙午年監啓定配罪人陸天任表其親
欲歸葬禁府防啓　上曰王者治天下無他也孝也載典之歸葬如是防
塞不已甚乎其令歸葬至丙辰大臣言編配遭父母喪者許令歸葬法
無其文　上曰王者以孝為治如之何其不歸葬其許之　命儒名者勿
施治盜刑著為令初前參判李春躋冠其子使庶弟夏躋掌具盛
饍遍邀公卿與宴者多中毒歸死不死亦病羣怨擊鼓請治夏躋送
捕廳夏躋竟死　上曰教士可殺不可辱自今名為儒勿施治盜刑為定
式　丙寅禁燕貿紋緞　教曰袞衣韋輿翟衣命婦章服軍門旗幟之
外一切禁之　乙亥　下綸音戒酒　太廟亦用玄酒大諫南泰會啓南兵
使尹九淵犯酒禁掌東南門外梟示初九淵推數有然于三南之語至

是以南兵使因南啟死南門外其語驗之　又禁婦人髢髮尋又還弛
舊有盲人巫女祈雨移御時盲人誦經　命禁之至丁卯　命并禁巫覡
淫祀　戊寅夏海西有妖女自稱生佛鄉民尊信妖女使撤神祠郡民
汲汲毀之兩西諸巫棄靈刀拋神鈴聽令於妖女　上曰神祠民所酷信
巫女子所難禁而妖女一言道內風靡其非尋常妖女即古之徵貳徵則
近世之龍女夫人也遣御使李敬玉奉結崇島示傳旨一道　戊申山領南
御使李宗城還奏曰東萊絕影島爲新生翁主房折受之地其島切近
於倭館非所以示外國也　命內需司罷之辛亥六月大旱　命停本殿酒
房冬以經理廳錢一萬緍江都米七千斛南漢米三千斛劃給畿營補
賑貧窩陽張姓民食北漢糴爲縣督自縊死　命施恤典敕諸道勿

作糶關西錢布移給嶺南海西詳定米一萬石移給畿內賑廳米趂歲
初分賣諸臣有請減百官祿俸者 上曰微官斗祿乃妻子所懸望此
亦一賑也賑恤廳堂上金在魯奏方當大歉雖 宗享之用可以減殺也 上曰
苟可罷罷之 仁廟朝 命去彩花亦此意也 壬子賑五道有司欲為粥以賑
京民 上曰其之乞餓俾其妻子共之 教曰每日減御供米以給賑廳內下
醬十甕補賑又 命畿湖兩西南甲冑價米分給該道陰防米二千石
亦給該道補賑又 教曰京畿詳定米四千石句給湖西大同米二千石亦句給
湖南常賑租五千石嶺南常賑租七千石亦句給于尤甚邑身布身貢亦減
半糶耗盡為許給監賑御使湖南李匡德湖西金尚翼嶺南李宗白
差遣以沈聖希為濟州督運監賑御使湖南大同米二千石儲置米三千

石船運賑之 丁巳三南六鎮饑 命尤甚邑軍布米全減內奴貢米三千石
劃給補賑又以嶺南儲置米三千石船運遣御使監賑 癸亥給四千斛
于饑營賑七邑給嶺南米穀二萬斛于咸鏡道飢民 甲子濟州飢以羅
里鋪穀五千斛船運賑之 丁丑設兩賑廳賑飢民二萬餘口 癸未春湖
南道匡救飢民四十八萬三千七百餘口死者四百五十餘口 上減膳令
備局申飭恤典舉行 庚寅命蠲八道西都舊逋四萬石貢人遺在米
二千石 壬子修渾天儀先是 世宗朝刱制建欽敬閣 壬辰爲灰燼
宣廟回鑾昔 命李恒福謹舊制建閣於昌德宮 顯宗朝宋浚吉請復
欽敬制 命李敏哲爲儀象 肅宗朝 命敏哲重修建齊政閣于熙政堂之
南 上以歲久差訛 命安重拳壽重修建揆政閣于慶熙宮興政堂之東

壬戌時樂器散佚失序設樂器都監以鄭善李延德頗解音律兼郎
廳監造會社稷樂器庫及備邊司井中得石磬二十一枚凡刻癸丑者
十五即 世宗朝朴煥所造也 上以世宗得古鐘磬二墻於池中始作雅樂
今又得石磬事不偶然於是送賫咨官於燕中購得造石生黃法勸懲樂
生俾有寔效 戊寅 教曰興仁門內光化門外皆有一鐘鐘面刻 光廟其
內殿徽號且有 御製其各設一間屋貯之 甲子東西兩小門旧無譙樓
命建西小門樓扁曰昭義建東小門樓扁曰惠化 辛酉襄陽文山崔
逵奉以青玉圭送右相趙顯命曰壬辰乱江陵留陣地得此圭也顯命
白之 命尚方依古制以青玉造鑄健及世子圭盖倣永樂欽賜制也
乙卯江監趙嚴壽啓鬱陵島每一二年一搜討今年歉荒請停搜

上以問近臣往在丁丑倭人來請此島故朝家特送張漢相畵形盖地廣
土沃有人居舊址又有于山島亦廣闊故朝家遂定三年一搜之法至今遵
行矣 上遂命搜討 庚申 命統營及諸水營造海鶻船全羅水使田
雲祥考武經書剏造啓聞 上遂命推行於諸水營
己未始親耕籍田如儀 命耒耜衣藏于太常耕牛養於太僕從其齒
禮畢 上御親耕臺諭諸臣曰唐玄宗亦行親耕終致天寶之亂予心安
保其終始不忘所望卿等於民事常如揚耒耜時也 丁卯始觀刈于
東籍田用 皇明故事也 癸酉親耕籍田甲申又行親耕禮 丁亥
上率王世孫耕籍田初 上周禮 命禮曹撰獻種儀前一日 王妃獻種 如
儀 上與世孫詣東籍 上五推世孫七推大臣以下九推越三日 上與 世

孫章南郊省耕臺 命世孫躬進田畔閲農作之節三月 王妃始行親蠶
禮一儀 皇朝故事前一日 王妃詣景福宮享先蚕仍行採桑禮如儀
夏四月 王妃行受繭禮頒繭于政府以下八道〻臣皆進箋謝 己丑夏
五月 上幸觀耕臺觀刈麥遂行受麥禮薦于眞殿 王妃行藏種禮
壬戌春 上親書周而不比乃君子之公心比而不周寔小人之私意 命刻碑
竪泮水橋上夏 上視學初 命該曹遴講書官至是 上酌獻先聖御明倫
堂召講書官及諸儒生以次進講又 命定館學儒生製講節目先是居諸
儒常以二百為率間以經費不足減為七十五人至是增為百人輪回居齋準
五十點許赴泮試 先是壬子七夕製泮儒徐海朝與李復齡誤換券海
朝居魁寔復齡作也兩人相讓 上嘉遂 命除兩人職 癸亥行大射禮

于泮宮還 成宗故事也 上酌獻先聖臨明倫堂試士仍御下輦臺侍射
官三十人耦射獲者賞表裏不獲者罰觶 命建閣于享臣廳東藏弓
矢令文衡記其事 甲申又行大射禮于建明門 丙寅命進士以幞頭襴衫
放榜遂為定式 先是 上欲復中朝制書得其式進臣言故曺參金功
當 神宗時朝天宮賞賜幞頭襴衫及大學衍義一部功帰以巾衫藏
之安東學舍衍義亦有御寶真跡今兵郎權萬云 上曰萬忠定公權撥
後而移閔山領南使二臣之後領來也至是萬與功之孫弘運領來遂得
其式罷生進壯元物色之規 先是 折榜時窺覘封彌擇地闒擢壯元生三
進之俗稱早死故必擇賤士充之至是一二所詰闒爭甲乙日晏不折榜
上聞其故 命試官特試券入侍遂以御筆擢生員第三人許增為壯元乃

松都人也乃 教曰自今小科榜一依大科榜 丙子視學如儀是秋設耆
老科試儒武年六十以上唱名如例以 東朝七旬慶也 甲午 上御勤政
殿旧基設行登俊試遵 國初故事也
甲子九月 上遵 太祖 肅宗故事入耆社詣昌德宮詣璿源殿遂幸
耆老所拜靈壽閣親書耆帖禮官進几杖仍詣 毓祥廟用漢豐沛
故事召見本洞父老給米布明日引見耆老諸臣宣醞賜詩仍下銀瓶一
具曰此 聖考己亥故事也親製 御帖自序文十月進宴于 大王大妃殿
上親為詞侑飲曰瞻彼寶閣兮受几杖來奉歆長樂兮禮進大開 頌
祝岡陵兮獻萬壽盃語諸臣曰親在不稱老然靈壽閣所受几杖傳于
東朝座右歟此詞以代班戲也越三日宴群臣于崇政殿用鹿鳴詩歟

示我周行及耆老乞言之義宴罷 命進宴堂上頒御膳鄉黨樂而導
耆老諸臣至景壽閣達夜歡飲 丙寅上 大王大妃尊號康聖頒教依
先朝例朝臣四品以上年七十士庶年八十者加資 丙子加上 大王大妃尊
號隆化 上尊號曰體天建極聖功神化 王妃尊號康宣告 廟頒教
朝臣年七十以上士庶年八十以上加資
是年小學訓義成 上曰小學是予平生尊信之書召儒臣親自參訂
刊行 續五禮儀成 續大典成 丙寅 御製自成編成內篇以心神爲主
外篇以監戒爲主 命刊行 己巳 命刊明太史眞蹟眷正圖解先是
肅宗作贊至是 命刊行 癸未御製警世問答成 命芸閣刊進
上親製抑戒箴倣衛武自警之義 乙酉 御製小學指南成頒賜

諸臣 庚寅文獻備考成 上命設廳倣馬端臨文獻通考名曰東國
文獻備考凡一百卷 庚午行均役法先是 景廟代理初右相李健命劉
進冊子軍布捧二疋者減一疋而其代以田結雜役充給雜役則移徵於
烟户事旋因持平柳復明啓還寢蓋我國貢稅外無他財放番收布
其已久各衙門補以良軍收布二疋遂作經費於是乎有白骨徵布黄口
簽丁之弊 肅廟令廟堂廣通領相徐宗泰等諸臣皆以户布爲第一
至 景廟代理時李相劉還寢之後仍爲因循 上鋭意釐革是年忠伯
洪啓禧請行結布作冊子以進户判朴文秀請行户錢 上臨弘化門詢士
庶曰自古說良役救弊者户布也結布也游布也口錢也今救弊之策其各
而陳士庶言户錢便者多言結布便者十居二三 上命磨鍊户錢則大

戶收一二兩小戶收六七十文猶不足矣 上特寢之 命備局六曹諸臣良役
永減一疋仍計所減之數講究給代策設廳名均役領相趙顯命左相
金若魯右相鄭羽良句管申晚金尚魯洪啓禧趙榮國金尚星堂上
郎廳韓光肇金致仁差下後領相免以金在魯代之趙顯命進均役冊子
請變通兩軍門減鎮堡罷營將行會錄法請議難之洪啓禧疏請六
道田結每一結收五十文以本根基隱餘結漁鹽稅選武軍官略加整頓
上命均役堂郎草節目凡六條稟裁刪正又 命詢諸道臣無異議越
二年壬申始成節目
是年 上幸溫泉鑾路所過大臣儒賢耆臣致祭沿路士庶年八十以上 加
資 親臨試士取文武

丁丑二月 王妃徐氏昇遐 三月 大王大妃昇遐 因山時濟州民四十人來赴役 上召見有一人獻藁右曰曾見勸民歌有獻芹之語臣亦此意也 上命薦于 殯殿 是年冬 命堂下官紅袍一遵大典以青綠已上并國朝寶鑑抄錄

己卯冊金氏為王妃

英宗朝下

己卯冊元孫為王世孫先是壬申九月元孫誕降至是冊封辛巳行入學禮又行冠禮

甲申 命以 王世孫為 孝章世子嗣以承宗統告 廟先是 孝章世子以 肅宗己亥誕降 當宁乙巳封 世子戊申十一月十六日薨 莊獻世子以乙卯誕降丙辰封 世子己巳遵丁酉故事代理壬午閏五月二十一日薨賜謚思悼 寶鑑曰 上詣昌德宮謁璿源殿御齊殿 王世孫侍焉 命時原任大臣二品以上三司進前 教曰予為宗國已奏真殿矣仍以所奏文宗諸臣其畧曰有二世子孝章為先使冲子嗣孝章順承長統茲事含之端

本後有邪辟怪說乱我邦家者於為世臣之道何哉玆事雖宋范鎮之
忠其言誠難辛丑建儲代理已有國朝故事而亦驅於無臣節之科况此
事乎雖於他日有所請若曰有二世子皆早世故隨長以繼爾云則其可有
辭今不為此若有意外事於宗國何於小子何此非詢問於下者故與東
宮行禮特召大臣以下三司宣諭此意先就譜畧以孝章與冲子連書嗣
字自此宗統無中絶之歎亦使冲子於思悼廟盡所生之道於冲子可無憾
而杜後弊保世臣亦兩得奏及於此涕沾衫矣諸臣齊聲曰國之重事斷
自 宸衷在下何敢容議 上仍謂 世孫曰日後諸臣或以此為言者是
乎非乎對曰非也 上曰君子乎小人乎對曰小人也 上顧史官曰詳記之遂
以所奏文藏于史閣且為頒教明日率 世孫幸毓祥宮歷臨彰義宮

仍命書譜牒曰某年月日以 王世孫特 命嗣 章孝世子旣還宮親

為文諭 世孫略曰日後若有邪說闖起非徒亂我宗統予何顏掃拜

列祖此後如有更提此事者此無父無君之逆臣也將予此意置諸重律

非導汝以殺也即仁人放流之不共同中國也仍令史官書諸青史須布朝紙

乙酉大臣禮堂以 聖壽望八請設宴 上不許 王世孫手疏以進 上手

書答曰一隅青丘祖依於孫孫依於祖今覽爾章豈忍邁邁而予意則慕

先一則為冲子今者此章可代百酌豈不逾於稱觴乎 世孫以不得伸禮席

膳凡四時 上勉從之遂以上元日受賀 冬十月 上駕敬賢堂受當時初

以乙酉為國初復都漢陽之年 太宗乙酉設宴為壽於 太上殿而大臣

以 聖心撝謙未即援例請宴 世孫乃疏有朝臣寂寥之語 上以手

書荅曰予喜有三一則爾之丹忠二則文理夙成一則宗國有托宜卽許
也而憶昔奉歡萬念都冷抑情休請使望八爾祖安寢便食於是 世孫
凡五疏至於廢膳負罪庭請 上勉從以 太祖誕彌之日行受爵禮 上親
製太康樂章 命歌之
壬辰十一月 上台大臣九卿三司以 顯宗世室之意下詢僉曰可 王世孫進
曰臣亦敢請於 殿下盍明年 聖壽八旬也羣臣繼請 上許之於是上
顯宗徽號昭休衍慶敦德綏成 明聖后王禧仁 殿下尊號曰大成廣
運開泰基永 貞聖王后曰孝翼 中宮殿曰睿順 上親製頌教曰
猗歟 聖祖濬舘開業繼繼繩繩於千萬億粵在丙年雖奏世室烏乎
未遑尚今愀結陟降指導情禮允合豈待羣請近者大覺今年何年値

昔入學前後壬辰恍然如昨事豈偶然追慕彌切先嚴重何敢謹抑諸
臣曰慶予則不惟親製意存豈拘四六云〻烏乎三朝光輝少伸微臆八
方同慶恩覃千億 王世孫進箋賀 癸巳正月 王世孫率百官賀以
聖壽八十即位五十年也 命寫御真以 先朝寫真於是年也 王世孫
進酌呼萬 上製詩曰昔今予情識千萬八十圖像意継述 世孫即賡
曰八旬影幀先垂萬癸巳重回又善述 閏三月 上御崇政殿行進宴越
三日御閤門行耆老宴初 世孫再踈 上勉從兩宴如儀 冬十月 上與
世孫幸慶運宮以 宣廟自龍灣還御是宮之年月日也 上作歌曰惟我
東國重熙累洽継〻繩〻於千萬億癸年三逢是豈曾憶否才涼德臨
深履薄冥然八旬今日有此継述令者此舉豈敢忘忽意則深焉亦何

敢抑既諭其文弁首豈闕坐而呼爲戒康萬百 世孫賡歌曰猗歟那
歎聖化之洽自天降祉太平伊億皇祖休烈是承是憶爰瞻故宫時運
回薄十月之交己酉惟日龍旂虔止蔥珩充咱永言孝思章由大德載賀
載讌允矣善述 王曰嗚呼汝其毋忽大哉 王言戒康戒 抑景星慶雲
垂耀魏闕禎祥攸集時萬時百
乙丑十月 上命 世孫享于 太廟又 命薦柑于 璿源殿 十一月
上命以自省編警世問答進講于東宮宝鑑曰時 上春秋已六耋矣每
興居必令 世孫扶坐故 世孫不敢須臾離側及冬益綿綴疾升降嵜
命嵜参 世孫請止之 上曰是予夢語也然既命矣遂 命左右扶出
欲陞座氣昏還内語 世孫曰欲令汝代聽者久祀典攝行爲之兆也且

自今學語汝可勿布亡何 教曰今日陳賀夜已五鼓左議政洪麟漢欲
宣旨 世孫遣人謂曰天明待候陪更稟而宣旨未晩也麟漢竟不聽
從百官會闕下詰朝 上聞之歎曰百姓皆謂予老耄荒之君也仍行禮
罷 上執世孫手語曰予傳禪於汝予亦紫汝衣紅不亦樂乎然恐傷汝心思
其次欲令汝代聽因盡付國事於汝也至是 上臥集慶堂召時原大臣
教曰予氣益薾無以酬應萬機昔我 皇兄有左右可乎世弟可乎之
教今此之時此 皇兄時尤百倍予欲二字[傳禪]下教恐傷沖子心至於聽政
有國朝故事且使 世子明習國事如老論少論所當知也吏兵判所當
知也麟漢挺身對曰東宮不必知吏兵判不必知老論少論尤不必知朝
事也 上噓唏叩閾曰卿等誠慨然矣今予疾非譫語矜輒亟感

夜半出寸紙名卿子不辨領左相之爲何人則將置國事於何然不足
與等論此事無寧使我心法授之我孫也遂下自省編警世問答進
講于 東宮之命初麟漢自以 世孫外黨意望不淺然 世孫常鄙其
爲人貪暴無識未嘗假以辭色麟漢怏怏怨望和緩主所後子鄭
厚謙妖邪傾險與其母同 上語嘿假托以張威福麟漢遂附厚謙
母子表裏糾結倚爲聲勢以 世孫英明恐他日罪將不測與洪趾海
尹養厚等結爲死黨日夜造蜚語謀傾儲位及聞代聽之敎恐恸沮
戲如此 上命巡監軍入東宮殿下吏兵批稟而後入東宮殿下 上將
行常參倚世孫坐臚唱未畢還卧曰予氣可知大臣尚可爭乎退請
大臣縷縷下敎麟漢挺身力爭請退出 上曰將下傳敎卿等勿退仍

命丞旨書不緊公事入于東宮稍待数日當有加於此之 教麟漢揮手止
之使不得書曰孰敢書此 教乎 上怒叱曰卿等速退既退遂下巡監軍
點下之 教麟漢復倡諸大臣抗對請寢 上曰予視昏不能點故望使中
官為之付標萬一中官顚倒予命予何能覺乎無寧付我孫也領議
政韓翼謩曰 聖明在上此輩何敢乃爾不足憂也 上嘘唏曰將使我
孫代勞於內也麟漢曰自內為之者臣等不必爭執也是夕 上命中官
以大寶及啓字送于 東宮 世孫涕泣固辭遂疏草未畢中官來告
聖候復劇 世孫倉黄侍疾少間謂 世孫曰汝亂汝所知也雖與彼大
臣爭故為是不得已之舉予於汝雖內授後世豈有非之者乎不過曰罷
在時相雖然予當昭汝志也遂 教于政院曰沖子若陳章則當下二

字之教由是 世孫不得陳章自代誌 下教之後旬有餘日上下相持尚
未頒布人心洶洶邪說橫流前參判徐命善疏略曰繼 先朝故事首
今日 下教至誠惻怛足感神明左議政洪麟漢敢以東宮不必知之說肆
然陳達謂儲君不能則當作何如人也其無忌放肆極矣前領相韓翼謩
左右無足憂之說又何為妄發也身居首相之位質言闒竪之事古之大
臣亦有是否至於伊日所奏自內為之臣不爭執之說尤萬萬驚駭今此
聖教為何許大事而秘之於宮闈之內萬姓不得知八方不得聞其可曰國有
人乎嗚呼 殿下今日之舉明正磊犖卓越千古而大臣如此無敢言
之人臣不勝痛哭乞除 明命亟正大臣之罪疏入 上召命善使讀其
疏遂 命大臣抬臣入侍領中樞金相福曰其時奏達臣未之聞徐

命善必有所從聞也 上問命善對曰臣聞宮官言東宮欲以此陳疏
未及上徹云矣 上命入 東宮疏讀奏 上曰果有此語矣大憲宋瑩
中曰不必知之者以指色目言也 上問命善疏是而非而瑩中曰海
文也相福對糢糊於是 上麾命善以斷斷血囊乃 敎曰故判書可
謂有子暮年其亦有臣昔朱溪君彈一任士洪名登續三此等之人雖
生旋問猶非過也特授都摠管瑩文製下代生旋閭遣承旨致祭
故判書徐宗玉以示書世僅百人之意復命韓翼謩洪麟漢金相
福宋瑩中并施刊版之典 上命 王世孫代聽庶政世孫三疏 答
曰名正言順東國有安嗚呼祖孫相依將見臨堂受朝參之肇於
予萬幸於汝可謂榮親詳察庶務扶我三百年宗國遠覲製宗社

告由文命須 敎自政府依丁酉故事撰進節目 上御景賢堂受
王世孫聽政賀親製志喜歌 命樂師歌之又製不二句詩 命 王世
孫與諸臣賡進又親製頒敎文曰五紀臨御加一年問其年八十而且三
每稱祖依於孫〻依於祖於今軒懸特設於庭冲子受朝於賢堂邦國
有百代之言吾民有萬世之慶嗟哉冲子能知爲祖之孝今者邦國漢
唐豈有主鬯得人朝鮮庶幾親製其文告廟社猗歟冲子先陞堂
而朝叅几杖其祖强陞座而受賀今日此禮予何辭焉嗟哉慶雲將
凝於前堂萬民咸喜於國中宣畢 王世孫率百官四拜呼嵩旣卒
事 王世孫座堂行聽政朝叅受賀訖 上復御堂 世孫侍坐進饌
命遂行九爵禮 竄亂沈翔雲絶島翔本師淳所後子一鎭之子而師

淳又以益昌之孫爲後於廷輔者也益昌嘗爲逆崔朴尚儉孰壁師當
辛丑與一鏡就尚衆會尚儉家交通宮禁及尚儉謀逆辭連益昌累榜
掠得釋禁錮死翔雲弟翼雲登第坐益昌久之調翔雲患之以其
既死之父一鎭羅所後於廷輔而直以一鎭之父繼廷輔凡兩世再易
其父淸議唾之翔雲遂附厚謙至是麟漢厚謙等見並事敗露與
券厚謙翔雲上書小朝以陳戒爲功名設機關指斥宮僚有溫室
樹之語盡徐命善遁奏有曰 世孫以三不必知之說敬陳章引義
者聞之宮僚云云故翔雲以宣泄內言之致宮僚之罪網打東宮羽翼
以逞辛丑鳳擢之凶肚也 世孫察其狀曰事關忠逆非可以彌縫也
大臣以聞于 上 上曰逆堅之孫敢爾耶 命榜掠荐棘于黑山島 已

上并宝鑑抄録

丙申正月追上　肅宗尊号配天合道啓休敦慶　仁敬王后惠聖

仁顯王后莊純　仁元王后徽靖因上　殿下尊号曰堯明舜哲乾

健坤寧　貞聖王后曰仁徽　中宮殿曰聖哲　王世孫疏請也復

因　特教進号於儲慶宮毓祥宮陳賀如儀二月　命　王世孫

詣　孝章廟追冊印　上教曰今番邦慶國之重事若安盤石無

難測者也於　章陵有引献王故事者其正宗統之道不若當此

邦慶定萬世永固之意也　孝章稱孝章承統世子　孝純嬪

稱孝純承統世子嬪造給玉印竹冊正宗統之意祔祭兼告由

孝章孝純忌辰依國忌例　王世孫疏畧曰　殿下之於臣即一天也

臣之生二十五歲皆得於造化涵濡之中也迺者 聖上深軫宗統之重永爲根本之圖遂於 上冊之餘特舉賜号之禮且榮且感雖隕結縻粉何足以酬其萬一哉抑臣有私情之萬〻痛迫者今因事機之甚危衷益激敢言而聲先呑啟書而淚先注嗚呼此 殿下之所不忍聞小子之所不忍言而遂終泯嘿則是自阻於仁覆之天而臣之情事永無可暴之日也玆敢大聲疾呼泣血陳懇惟 殿下爲宗社不獲已之舉也以大聖之心行達權之道環東土大小臣民孰敢異議於其間況臣保全殘喘得至今日罔非 殿下洪恩高天厚地泰山滄海未足以喩此感激則在臣報效之道惟當信之如四時守之如金石至於千萬世而無斁也假使僭冒不韙之道敢生希覬之

之心肆然追崇之論而臣乃為其慫恿欲移易義理則是寔為

殿下之罪人宗社之罪人萬世之罪人也皇天上帝臨之在上 宗廟神

靈質之在傍臣焉敢誣臣焉敢誣也至於喉院日記盡載其時事寔

無人不知無人不見見者傳之聞者議之流布一世塗人耳目臣之私心

哀痛殆若病人之無所歸也夫閭巷匹庶之有情理悲切者終身含

痛如不知生臣雖愚頑亦有一段不泯之心而今乃高臨貳極儼對百僚

豈不有痛于心有泚于顙乎若以為臣之哀痛有碍於 殿下之處分云

爾則此有不然者蓋 殿下之處分即天理之公也臣之哀痛亦人情之極也

處分自處分哀痛自哀痛真所謂并行而不悖兩存而無傷者也若又

以為無日記則無以徵信處分云爾則此有不然者夫國朝典故俱在簡

勝金櫃石室藏之名山千秋萬歲移動不得不安用日記為也嗚呼日記
之存不存在 殿下處分之如何臣之所以自處者唯有遜避備位沒身屏
處只以一日三時寿修 起居之禮而已言之及此不覺膽摧心裂顧天
無從也云云 上乃教曰壬午日記承旨注書同詣彰義門外洗日
巖依實錄例洗草而世孫陳章與此傳教同藏史庫明朝世孫奠
酌垂恩墓 世孫詣垂恩墓行禮如儀 上教曰予年二十受諭書圖
像其諭書曰爾八朔侍湯之勞其可忘乎嗚呼侍湯子道當然嘗有
莫大之恩況祖孫相依 世孫血忱即宗社三百年莫大之慶昔 獻
陵授孝婦銀印於 昭憲王后且賜孝婦當今予追昔賜我孫号曰至
孝世孫銀印竹冊令設都監以造領相金尙喆奏曰 世孫賜号未

有古例以諭書表揚似合情禮也 上卽寢前 命親製諭書 王若
曰嗚呼海東三百年朝鮮八十三歲君其依於二十五歲孫今日定字
統邦國有泰山盤石之安而且見陳章辭嚴義正可垂千百歲日記
洗草特循汝意且聞昨日墓上擧措聞者可以涕泣遵國初造寶印
故事款以孟孝賜爾爾師領相忠言令予感動故雖寢其命豈而泯其
跡於來後特以一孝字彰其心於今世表其事於來世雖海東草木昆
虫孰莫知也特爲臨殿宣諭仍受其賀祖孫相依光明正大於今日也
嗟哉我孫體汝祖意夙夜兢保我三百年宗社也夫予卽阼五十二
年之八十三示諭二十五歲世孫仍 命尚喆書進諭書明日 上親書
孝孫二字 命鑄銀印越三日以鼓吹陪進諭書銀印 命都承旨

徐浩脩奉傳于　王世孫世孫跪受四拜乃　命此後　世孫動駕以此前
導　三月　上疾大漸乃顧命大寶傳于　王世孫初五日卯時　上昇遐于
集慶堂輿擡旋俔波奔　闕下號呼雨泣士夫婦女各哭其家聲震
街巷絕域遐裔聞喪之日男女老少皆為孺子慕越五日　王世孫即位
上謚曰翼文宣武熙敬顯孝廟號曰英宗是年七月二十五日葬于元陵亥
坐原即　健元陵西岡也先是己亥大臣鄭太和金壽興等奉　孝宗葬
于此術者言壯麗明秀如　健元陵而反覆勝也及癸丑遷陵時閔
鼎重服封等戒役者曰善治之後必為國陵也甲辰　上教奉　景
廟於此以異議中止至是竟為　上陵　上嘗謂近臣曰使予得英字
為廟号則足矣又嘗謂　王世孫曰予五十年治謨政法宜有一部寶

鑑也後皆如 上之意焉 已上并宝鑑抄錄

附 丙子逆獄

○乙未十二月假注書朴相集下禁府前月二十日入侍相集日記中
上教所舉 皇兄 下教及麟漢三不足知之說皆不錄 令改書以入相
集推托不從至是領相金尚喆請拿問從之 鞫沈翔雲配絕島判
府事金陽澤等奏翔雲上書 上命刑推荐棘黑山島 執義申應
顯上書請洪麟漢明正典刑不從 丙申正月竄尹養厚海南修撰
李東讀上書養厚奸細側媚主張時論乃作陰護朋類之說快
施屏裔之典 王世孫答曰養厚曾擬館職十七次未蒙天點乃敢
因戚里干托於予〻已知養厚本事矣依施三月 英宗 昇遐 上嗣

位　擢應教洪國榮爲亟旨　大臣三司請亟正鄭厚謙母子罪
倫寧厚謙虐源　教曰翁主既已出第今無可論　四月寘麟漢礪
山百官庭請爲先寘配也後古今島荐棘　五月鄭厚謙卽配所
荐棘從三司請也　六月親鞫尹若淵以修撰上疏〻中引殲厥巨魁
脅從罔治盖以厚謙當巨魁脅從當麟漢也　上曰麟漢但過大策
厥罪輕於厚謙何也若淵曰麟漢不過妄發不如謀誅也必欲罪之待
因山後某般爲之無妨　上親鞫問汝抵汝叔書以攻奎閣者謂之恠人
以奎閣謂之患亦莫暴之有指嗾其直供〻欵殺洪國榮者即洪相簡
李成運洪纘海而閔恒烈李敬彬亦言洪國榮用權云矣又供堂錄
實曰洪麟漢爲之故果有私情以此遲緩施六次刑配金甲島道死

鞫洪相簡結案徑斃死問麟漢說以汝父相驅出徐命善及官僚之
為國家者以為綢打計汝父歆自辟李緖興賂錢二萬兩又密交鄭
厚謙受其人蔘此非通宮禁計乎供緖興事曖昧而臣病時厚謙
送人蔘果受之問此書是爾輅抵汝父書也汝父既已作答象厚向
汝父有宗厦等凶言汝父與之爛熳酬酢供既非自犯當以知情逢晚
矣刑六次結案物故兩司啓籍產如法　鞫李敬彬問此是汝叔父之
書也如許凶書藏之篋笥汝亦同心故也供臣叔與麟漢連家故有此
書矣加刑一次配唐津智島　鞫李成運以相簡家客現露之書締
結凶徒覔問納供刑一次配熊川　六月李善海伏誅問徐命善跡宗社
大計汝抑何心膓敢以陰慘二字肆然筆之於書乎供以犯上不道逢

晩正刑籍産 鞫李福海問 徐命善疏 汝何心敢爲罔測之論 供曰聞
火論歛殺老論之說也 臣矛不知曲折 以徐命善爲非 而有此書 臣亦
從然見之矣 以同情逢晩 傳曰福海之罪可勝誅哉 有命善海有子
敍彬其敢曰在家不知 杖一百流三千里 配甲山 閔恒烈伏誅 閔徐命善
疏宗社大計 洪國榮傒護 上躬妥歛殘殺 其心所在將至於何 供當
謂洪麟漢三不必知之言 與韓翼謩無足爲憂之意同 而洪國榮爲官
宦時人或有說 故臣亦同爲如何之言矣 問癸巳八月十二日夜對後 汝與
相簡酬酢於春坊 以至還爲流入於宮闈 汝與處唱說乎 供一處唱
說則次次傳說而然矣 以亂言北上結案 正刑籍産 鞫李商輅承款
徑斃 問汝於麟漢 嘗聲罪致討時 或曰所遭罔測 或曰機關陰秘

至於景像危怕風色不佳脾胃不定等語肆然筆之於書此等逆言
即輝耆之所不敢道汝何心腸有此不道之言供天奪其魄至有此書
只願速死問汝書中以為台則方在外任有何福力云以在外為福其
意云何供是親查故有此語矣刑三次物故抬敘孥籍 從之俄
下教曰向者一罪囚之援用東胥例雖出嚴懲討之意豈法者天下平
之義乎今後未結案而用逆律者身已死而追施孥籍者結案於次
律而請加極律者并除之於是只命散配諸子 鞫洪趾海承款問
文書中以領左相所遭罔測構闕陰秘景像危怕風色不佳脾胃
難定等說作書者之叵測不可說汝覓此後苟有一分人心何敢留
置書篋乎供臣見其書欲毀而未果矣問汝之答狀在此構闕二字

直告供荅狀中以棧閣為言是臣自陷死罪問汝又抵書於南軺以為
風波無已時此何風波也供朝廷風波頻數故書之矣問汝上京後必
有酬酢人其直告供申大年來見故臣以為麟漢何不奉承大年以為
畏㤼而然矣問文書中金仲佑誰也供金相翊也外笑班與之逢着則以
為春亭款附洪氏生事而不得云矣且聞於尹象亭則徐有善疏後有
徐門復出宗廈之說云矣拿鞫象亭面質刑一次放歸田里趾海減
死配穩城後楸子島荐棘 鞫洪纘海問以逆言作書於汝兄者汝知之
乎供似是李南軺矣出示南軺札問何句為逆言乎供景像危怕云者
畏逆言矣問何為而有棧閣乎供更思之棧閣二字亦逆矣問汝以三曾
說一則南轝書札事二則洪國榮殘殺事三則國家在春宮則煽動

浮言供當遲晩矣 傳旨債海納供時行悪尤極凶獰加刑一次減死配
黒山島後移濟州 出拖庭囚七十餘人付有司處之即厚麟諸賊之私人也
七月賜洪麟漢鄭厚謙死時時原任大臣卿宰三司連請誅 上曰予欲處
分唯恐 慈宮之不安以此仰稟則 教以私恩雖重不可伸王法至重不可
屈承此德音予志大定麟漢厚謙并賜死三司請厚謙毋依律處斷厚麟
兩賊快施孥籍之典 不允只 命散配麟漢諸子 沈翔雲伏誅時翔雲
濟州荐棘佁敢拿鞫問温室樹之語聞於何處洪温室樹事言於洪樂
任家徐命善疏後宮官傳於重臣之垂杆聞於厚謙以爲鄭氏始言於徐
命善之矣又供注洪樂任家則尹蓍厚在庭樂任曰大臣之言出於无情而
徐命善惕之於用意不欲殺之而貶矣 問巡羅出嚴則謂金徵行故責一

得一人乃後讒奴其後以不道之說直誘爲書僭投宮中又謂尊武士總帽
互相唱和狼籍傳說自捕廳捉治矣其後汝温室樹之說竟出其言之出
於汝黨可知供 殿下以麟漢爲不忠憾之而款上疏之意宮宦出而言之聞於
洪樂任而安大濟未見臣亦有自 上憾之之言矣翊雲大濟面質大濟曰
吾果爲此言矣問汝單以爲重臣之疏自 上使之爲之如是傳說乎翊雲供
蓋厚賊嫉徐命善乃使臣論徐命善而不能直斥徐命善以温室樹稱
斥宮宦以爲陰志羽翼之計此厚賊之所指使矣以犯上不道結案正刑
籍産 安大濟放逐鄉里府啓請更鞫 不允 十二月鞫尹養厚承款徑
斃時養厚臣濟薦秣臺啓請鞫問陳疏之徐命善汝敢嗾人而劾之
業野跡草東西跳踉暗與厚讒做出妖言以爲翻覆之計聽政時汝與

厚謙相對以為聽政是姑試之事疾候差勝則將如是云以此二字復改也 悲

動一世汝又曰李重謙亦豈無死日乎此三罪遲晚可也 供其翊雲果相遇洪聖

任家有所酬酢矣以亂言犯上遲晚刑四次物故 大諫金善淳疏春百子雖甕

又有一券厚孝閔是也請拿鞫不從孝閔狎附厚麟作為腹心時人謂之文

武尹每厚麟券衆議孝閔未嘗不在其間也孝閔方掌御營每夜騎騾

屛騶出從戚畹紳光之家蹤迹詭秘人所莫測則厚麟輩迺謀陰計

孝閔夤賁為棧牙謀去宿將圖占元戎其排布之跡畢露於 追教中矣

時荐棘濟州諫院連請拿鞫 御製綸音 王若曰嗚呼辛丑之事尚

忍言哉黨孽之徒梟獍之種乃敢異論於建儲之策歧議於代聽之

教陰謀滋長怨心轉痼馴致戊申之亂醸成乙亥之變滔天之禍患於

燎原幾使 宗社顛覆搢紳塗炭相厥所知自於辛壬而辛壬之時不能掃蕩辛壬之逆畢竟禍胎終至於莫可救之境此爲已然之轍而方來之鑑則玆豈非今日君臣上下所可懲前而毖後者哉近日兇逆之獄事其端雖微其流甚大始也猜克於儕流之間中焉爭抗於貳極之尊末乃肆傳不道之說顯有不滿之心至于今御極之後謀愈急而計愈密其所以闌漫綢繆狼藉和應者即喬禪鏡夢之所不敢道於辛壬者也噫嘻是何心肝是何腸肚爲今日北面之臣苟有一分秉彝則固不敢萌於心而發諸口況是渠輩之徒黨家世簪纓受國厚恩蟬聯清顯坐致富貴則有何怨懟於 國家者而效此辛壬兇徒之覬覦於失志之後哉此予之尤所痛駭於兇賊之徒黨者也原夫獄事之顛末即是兇徒之交通宮闈締

結戚里蹤迹詭秘脉胳通關團聚而伺釁醞釀而闖發奸毒之計未
行而狠怒之意益深如困戰之反噬惡草之旋生至于今番事端之作而
極矣予今不論在廷諸臣既未知人之謀又不見鞫獄之案則何以知曩
日儲宮之孤危　國勢之岌業哉　嗚呼當日之事誠不忍更提亦不敢盡說
蓋擧萬一以論中外嗟爾臣庶靜聽無譁向予在儲之時戚里近習未嘗
假借者誠以予之若浼之性不合於側媚之態而然也以此之故異志不逞之
徒左右潛伺日夕陰搆者即是剪除儲君之羽翼眩惑儲君之心志之計
凡係近侍僕御以至掖庭賤隷布植渠輩之爪牙部曲儲君之一言動一
語嘿無不聞之無不知之把持牢籠不可以筆舌道也當此時予之不得解
衣而寢者不知其幾許月則到今思之其孤危岌嶪之狀可謂汲汲乎

殆哉戚里近習既皆如此左右前後又无可恃賴此一宮僚之竭心保護至
有今日凡為戕害此人之計者何是剪除羽翼之凶心是故逮至昨秋流言
益深用計益急觀於令宮僚授予避禍之教可以知事機之迫在呼吸也
何幸 天心上悟奸情照燭至月之初殿座還內之日已有所 下教於宮中者
則渠輩於此無辭回遏故乃以御將執手之說泥峴劫柄之語又以與書
金尚默之言抱得無限罔測底意內外煽動恣意恐喝使予為渠輩
之所脅持而不得受 先朝之明命又於二十日 筵中麟漢以三不必知之說肆
然仰對以至三十日 筵中揮手止之之舉而無忌之心極矣予猶寬假而曲
恕若重臣徐命善之一疏辭理嚴正打破其凶謀則怨憾次骨毒螫
向人及當聽政之後窮凶之計愈往愈急嗅出妖雲以為翻覆之奇貨

輩以為春間　痰候小差之時密奏雲書則臨門之舉可以唾掌而待又以為雲書中溫室樹查問則可以一網打盡矣又以為宮僚旁陰則徐俞善輩如摧枯拉朽噫嘻是何心也歷觀前史逮治　東宮官僚是果何許時也則渠輩以此為旁陰羽翼之要方妙計至于臘月二十五日內設盛饌進之外以妖書急書投之伊日即試厥之日也渠輩又以為以今日試事觀之　聖候之不勞於臨門可以知之至欲朝呈雲書暮售逆計幸賴天祐宗國　聖鑑孔昭未試巧憯之術旋有懲討之論則因人南間之說出於厚賊之口裡外湛滅之語登於麟漢之啓憤懟交中怨懟朋心乃於即祚之後當日怨國之徒各以其派并在掃除之科戚里專在其中所謂戚里無乖角之國家雖視君父者則顧安有藩蔽之可恃宮闈之間又甚

孤危亦無保護之可言則言念國勢其為凜然而寒心者又非在儲時此自
春宮以至今日左右近侍者只是一个臣則如有一分為 宗國之心豈忍爲設陷
去使予孤危而益無所恃也究厥情狀明若觀火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大
抵漸磨既久根抵且固言其兆朕始于潛德之時究其權輿實自浮言之
日其所煽惑譸張之狀殆乎無人不聞无人不知誠予不欲汚口不忍泚筆毋
論事之某事言之某言无非渠輩之所爲設使渠輩初无所犯其所傳聞
而流入者皆因渠輩之黨則渠輩雖欲發明得乎渠輩設有似此之陰謀
詭計不逞渠輩而聞之則予何知之不徃此也由渠輩之浮言爲渠輩之嘗
特曾無一日而弛心一時而安坐此予之飽經備嘗者也嗚呼眷德春宮朝
夕請遊所與討論者不過經史之說則渠輩抑得何心做出無根之言作

為傳說之資乎宮官雖無伏設有之然之說予無所答則安有酬酢之可言乎又如羣輩之浮言則宮官之無伏姑無論予之不能潛德可以知之噫嘻儲君之於廷臣亦有君臣之分以廷臣而無禮於儲君者其可謂之有臣節乎自不覺其慚於歆驅宮官而反逼儲君之罪直所謂欲巧反拙者也聽政之前初無政令事為之僅動聽聆則羣輩敢以浮言為惑世之欛柄聽政之後既有設施注措之昭布耳目則羣輩反以譖言為害人之機關其計窮而其勢則一轉而急有憲書再轉而為闖奏聲氣似殊志時相連枝葉綫沿窩窟旋繞到今兇逆之徒即前覬覦之輩此予所謂其端雖微其流甚大者也從古亂逆不一其跡雖有稱兵之賊跋扈之兇而未如有近日諸賊之傍伺陰蓄始於在儲之日至于即祚之後也若甯輅以麟漢之妯姻敢生惡狠

之心貽書趾海以重臣之疏曰以棧閣陰秘又以為景像危怕末又曰近以風
色之不佳脾胃不定噫重臣之疏卽為　宗祧之大計則曰以棧閣指意何
帰棧閣之不足又以為陰秘聽政之日何等時也授受正大朝象清明則畢獨
何故始為危怕至於不定而其心所在路人所知又若善海亦以重臣之疏謂
之下語陰慘則是與商輅腸肚相連者也若止海續海麟漢之血黨若澗
敬彬相簡之死友趾海則商輅之書陞復於聽政之時宗厦之說酬酢於登
極之後續海則帖殺親問之下肆然聲惡商輅叵測之書不以為凶言若測
則感麟漢寵錄之恩顧相簡翻案之謀拳閱為忠赤麟漢為國遏之說
本情已綻　凶後某般討逆為迎合之語直贓畢露至以用人專任謂之
以輩國以聽庚申獄事引之為自明之端其排布設置之忕譎既自服而

受人之指嗾為人之嚆矢則一渠黨之孤雛腐鼠斂彬則不秀聽政報秀之
事已無臣節尤論款殺老論之說共濟父惡請張書筵之說輒矢口而傳人
剪除宦官之謀章攘臂而稱先究厥罪狀不可彈誌凡此數賊之罪惡非
不貫盈特不過亂附黍眷為渠輩之卒徒苟厥其本相簡恒烈是已唯彼
相簡恒烈俱以狐狸之性濟以虺螫之心聲勢固結於麟漢奧援潛通於
孚賊轉相汲引暗自結納門生之教人蔘之饋苟非情之至密愛之至深者固
如是乎以故相簡恒烈在宮傔之時渠輩莫不吹噓延譽及其解宮傔之後
則渠輩又復薦引恐喝不勝其紛紜一或不得遂其意而副其望則胥動浮
言噂沓背憎乃曰昨日書筵論及某事今日召對酬酢某言特以一二事言
之昨夏科試日以予將悲獄昨冬代點日以予有用意朝言而喜著已入昨說

而今已徹里是孰言而孰傳之數當是時也以予仍危畏彼氣勢既不能
嚴辭退斥則無寧溫言巽辭以探其本故其根因端倪予已熟知之矣似此
等事於渠傳物細故其所包藏其所干犯若至於此等事需已則人命重至
豈不用寬貸之典王言亘簡何如是播告之修爾噫嘻注在戊己辛壬之間
世道衰變渠輩當向之後相簡恒烈於請追廢曰邸下不扶邸下之外家
而不陰不利之徒則戊己之徒固當為大逆而邸下亦將如何重言復言感之奮
之噫嘻痛矣予以孤露之餘所依賴以生者唯是 慈宮也且於奉朝賀元
無欲害之心則渠輩初何敢以大逆之等說擬議於其間為人臣亦何敢以
此等之說直陳備君之前哉此予所以至今駭痛久而不忘者也渠輩初為
此疑亂恐動之言欲為嘗試之計予既嚴斥而不得遂則又轉而為迎合之

謀乃於直中盃酒之間兩賊屏人相議已已之餘論又從而流聞於予將作
他日容悅媒寵之資是以相簡之招既曰果有謀議於恒烈恒烈之招又
曰果有傳說於某處云則其陰橑巧惡之前後情節即前古所未有之亂
臣賊子也大丗之說既不得行已已之論又不敢售則潛附泰厚陰結泰閔今
日做一訛言明日做一訛言集千古人君所無之失德厚謙恐喝於內麟漢
脅威於外直使予晝夜煎熬日夕危懍漢之梁冀之惡不足以比於麟漢
唐之士良之罪不足以浮於厚謙此非特麟漢厚謙之所自辦者也專由於
諸賊之縱慂煽惑巧密排布之致外面驟看則相簡之於厚謙似不從遊
恒烈之於泰閔似不親密而泰厚出沒於中間泰閔綢繆於左右同一妖肚
一函言千方百計或誘或脅欲使予墮渠輩圈子之內何幸 天誘予衷

予志予守愈久愈固則於是乎畢懷自危之心又思自全之計輾轉層激
窮凶極惡等使予不安於儲位及夫聽政之後狼心益狼梟䲶愈肆至光
明之義理啟為沮毀則不可不除羽翼之宦侍也啟除羽翼之宦侍則必啟
進心腹之人然後可以行胥臆之惡而惜乎麟漢之不得以趾海為相也其所
密圖於內力薦於外者若得售於聽政之前則國家之事其將奈何言之髮
竪思之眦裂以至今番若閱之招而怨國不道之狀尤為昭著難掩恒烈相
簡直所謂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摠而論之專出於得失之患終歸辛壬之逆此
予所以謂之以始也猜克中為爭抗末乃不道不滿於御極之後者也噫嘻
謂天可欺天可欺乎謂神可誣神可誣乎奸情自露罪人斯得國勢因
是而賴安予誣由此而快卞則此豈非上天之休 宗社之慶哉雖然辛壬

之所以爲戊申己亥者特以當日之凶徒誑誘草莽鄉曲無識之類以爲亂階予於今日若不洞論前後之奸狀明示誅伐之本意使八域臣庶咸知諸賊之所以爲凶逆則安知無今日之爲辛壬之徒者嘯聚餘黨團結無賴以復圖戊申己亥之變哉且夫諸賊多出於故家大族則其姻婭親友之間漸染其亂味訛惑其論議者必多其人皆從同治之意俾底維新之化咨爾中外臣庶咸須知悉　丁酉四月　命荐棘洪啟能于大靜大諫李義翊啟嘯聚凶徒之餘奸言如賊鎬者主張邪論熒惑羣工如戴興者前執義洪啟能是也啟能素有狂疾爲士友所棄所親出力忽爲抄選一程不足之輩乃推爲窩主於是大北之論逆患恒簡追崇時凶徒以爲他日追崇思悼世子之說恐動儕流甚至於日後國洞洪氏所居洞時啟能爲右相金相

翊為鶴南陞謙翊良祖相簡為文衡之說喧傳世間流入宮禁聲勢暗結於拏賊禍福相須於麟漢其在明國是定人心之道斷不容已請先削版 上允之 教曰予在銅闈時以啟能之故見困於凶徒之輩多矣雖例須宮僚之物偶不及於啟能則輒以醴酒不設等語恐嚇脅逼至於邸下無得避於啟能之設兩極矣兩司繼請荐棘絕島依啟

是年七月盜入慶熙宮 命捕廳譏詗夜 上秉燭居書忽有脚踏聲隱隱而來至御座中霤擲瓦投礫 上親呼宦侍擁隷舉火搜索於霤上瓦礫縱橫如人蹤踏然為盜无疑遂 命遍索終無有也越三日 上還御于昌德宮 八月盜越昌德宮景秋門為守捕軍所捕是夜再下守捕軍金春得金世徵沈籍而臥有人低聲呼守捕軍再三世徵欲應之春得年十七亟止之曰呼聲可異第觀動靜有頃其人直向景秋門登北垣欲潛越春得等蹴起隣鋪軍金春三李福才等二人追捕由兵曹送捕廳乃院洞任掌田興文也鞫田興文姜龍輝姜繼昌等興文龍輝伏誅繼昌經斃興文供洪述海子相範謀逆扈衛軍官姜龍輝與臣約以潛入龍輝手鐵鞭臣手利劒入闕相範率二十人躡後觀

變七月二十八日龍輝與臣同入闕中繼昌別監月惠內人附耳語曰暮登屋
上至中霤散尾抛沙作魍魎狀以眩視聽忽闕中鼻沸臣與龍輝跳
下屋伏草莽中天明出走逸去相範與金姓人亦自水門逸歸及聞 大
駕還御謀散肖輩竟為鋪軍所捕也別監姜繼昌內人月惠出付鞫廳
月惠龍輝女繼昌其姪也繼昌供與文自言洸洞洪姓人使渠作此而月
惠之謀高尚宮知之云月惠供高尚宮乃房主故畏以龍輝所言傳之且與
春女福永文尚宮密語此事陰幸其成也遂鞫秀愛福永秀愛即高尚
宮也福永即文尚宮也並不服 問秀愛別監高晶煥作弊故 命梱治
則汝敢出怨言汝之一族皆親密金龜柱家龜柱何敢於亘古所無之凶
言聞若尋處分時汝又敢出怨言何敢於亘古所无之凶言聞若尋常從

而有喜色乎秀旻供知罪鞫龍輝供相範誘愚臣臣急於援身救相機
爲逆遂磔興文龍輝籍產其法秀旻福水減死定配洪相範崔世福
伏誅先是述海爲海監把贓杖流海島及相簡謀逆其兄弟子姪或配或
放日夜怨望述海子相範伺全州藏蹤上京或留洪大榮家或留洪德信
與洪術海及龍輝興文謀不軌及興文事覺相範術海皆逃匿鞫德
信大榮大榮不服德信供今六月相範會諸賊於其家有崔世福朴海根
皆述海僕夫也其謀則欲募刺客先害都承旨也鞫世福海根世福供
海根曾爲政院使令其前司鑰金壽大相熟壽大娚女今喜方爲內人
欲因旋以臣圖差排設房庫直挾刃潛伺爲逆畧如德信言海根以
爲但知圖差之謀其逆謀實不聞也仍緘口不服七何金吾卽捕相範於

廣津西至問知龍輝乎供不知也知與文乎供不知也其龍輝與文對質
相範曰吾三翔不入京汝所見者必是吾庶弟也與文曰汝庶弟吾不知也只
知汝矣相範不敢隱承款一如與文龍輝之供問誰其共之供龍仁居洪州
海曾教相範為逢者逐磯相範世福等藉海根枝艷德信以知情不告並
法大變安置楸子島西司請跡海潛海邪捕從之　鞫金壽大金與祚甘
丁貞伊壽大供臣與巫女占房之夫金與祚結為義四寸占房曰述海家
送錢圖結振偽以世福為排設房庫直是年五月占房病死與祚代其妻
往來述海家臣實情與祚供臣家巫女占房親密述海家述海妻使俾
甘丁來見臣妻之欵甘心於都承旨寫符埋其出入之路又以朱砂畫二像編
矣其上一指都承旨一指不敢言之地甘丁供述海赴謫時以符咀之物藏于退

枕而去其後臣受述海妻指揮同占房同出水踰站作詛呪祈禱事貞

伊供臣同甘丁見占房為詛呪事仍勸臣夫立排設房庫直秉棧作變是

實磔壽大興祚甘丁貞伊莘拏籍如法　洪述海妻孝任及其妾今連伏

誅三司啟述海妻孝任逆節亘古今所未聞者不可以婦女為拘請亦捕

從之鞫孝任供臣怏怏怨國舅與臣子相範又敢甘心於國家使貞伊甘丁

偕往占房家禱祀呪詛且圖差世福排設房庫直秉棧逞凶之計臣

子相範莫男得龍輝興文圖為罔測之事謀逆是實鞫介連供臣與孝

任內而刺客外而詛呪等事皆與同謀磔孝任介連拏籍如法　洪衍

海賤吏軍捕於青坡鞫衍海供相簡伏法後相範相吉輩恒言以為

又報仇相範婢甘丁貞伊相吉婢宗禮無聽範吉指揮交通於僞又有

李奇同以藝文館廳直為相簡傔從其親屬多宮人乾吉輩每夜送三婢于奇同以圖結納凶謀歆使奇同挾宮人乘夜入寢室而極矣相吉每往高陽見其外三寸叔母即啓輅妻也相吉曰叔母以為佗所交通處吾亦嘗送婢交通也甘丁亦往來趙貞喆又言述海與申晦先綏親切數往來無遠捕鞫奇同及其妹永丹為光恩副尉宦婢者屢訊不承欸衡海濟州安置奇同加里浦安置永丹朔州竄 鞫洪相吉李澤遂并伏誅閔弘烈追奪官爵相吉今海子也與衡海對質供締結凶徒作變寢內謀逆是實崔官締結者桂洞居安國來也問汝謀害聖躬將欲何為供三王孫有今望欲推戴矣洪啓能首為此謀列其子信海姪復海而謂臣曰今上多失政不可無推戴之舉若 仁廟

反正事也同參者閔弘爕李澤遂也推戴節次若太甲故事而如閔弘
爕洪樂任可為將任李澤遂可為藩任武弁如具重勳子翼遠可任捆
任而此等人位高可以成事樂任今雖不用久當執兵權亦有習操時學
事之便也且啓能以為反正之謀可以經營十年云矣謀議時李澤遂閔
弘爕會于新村啓能之舍廊而謀之吳碟相吉好學籍鞫信海復海安
國来並不服徑斃李澤遂供啓能曰相宮事不可不為擧義後推戴三
王孫吳遂以謀逆同參逢晚　教曰汝母　惠慶宮姑母也予甚矜之更以
知情不告結案正法弘爕前月已死追奪翼遠寧慶興　追奪趙榮
順官爵竄其子貞喆元喆先是己丑一儀賓挾拖隸乘夜作拏閭巷
榮順方為刑參時相囑捕治拖隸榮順希旨捕治乃於公座中捲匿儀

賓事隱然歸之於不敢言之地至有不道語凶徒之煽動訛言謀危備位宗偏
於此至是相吉甘丁之供皆言累以書札密密往復於貞喆貞喆即趾海之婿也
遂捕鞫貞喆及其兄元喆不服斃死貞喆安置濟州元喆杖張寅亮瑩順追奪
洪相格伏誅供見啓能同謀推戴事正法 追奪洪啓禧官爵 三司啓
從之 洪述海伏誅供臣妻書報埋凶事臣子相範書報刺客事臣姪相吉
書報推戴謀遂磔述海 宗室纘使之自盡初推戴事發於相吉指大臣
力請逮問 上遽起入小次久不出御帳殿大臣卿宰排闥而入極言國勢
危疑請宮城宿衛 上從之又請逮問纘 上終不許大臣曰國人之所共討
聖上亦不當挽止請以楊教舉行於是拿囚及相吉等伏誅大臣三司宗
親百官庭請館學儒生五部坊民交章力爭 上若劄啟有曰周公聖

人也處變行權亢聖人之德行聖人之權莫之聞也噫孤露餘生惟有庶弟
三人禎風露所祟不幸而早死祖年紀差長疾病常纏惟禛章亦無慈庶
孳成立使先父子孫立戴朝廷庶報効勞之萬一而逆賊作孽名出推戴嗚
呼生長綺紈蒙亢知識渠豈知推戴之為何事也子之情事於之古牒未有
倫此言之及此摧痛惻傷更復何論大臣請鞫全吾堂上注全吾論禛令
自盡 上不許大臣請不待教而往逐至金吾號禛于庭曰汝為逆徒所推戴
上雖不忍置汝于死汝若有臣節寧可一日活也禛拜不從大臣復求對言此
已無臣節請賜死 上猶難之大臣請令承旨以使之自盡事 榻前定奪
書出 上不得已頷之 洪趾海伏誅洪刺客埋凶推戴等事因相吉書而
知之結案正法 洪禛海伏誅洪相吉為臣書一則挾刃二則埋凶三則推

戴臣一一往復指揮也遂正法 鞫洪啓能承款徑斃供問目全不近似矣
雖使優為延請不少之人豈可遲晚乎何不速出斬之 太甲桐宮之說果因尚
書之義言之也未及結案徑斃
○戊戌二月親問洪樂任 特宥釋之先是兩司屢啓請鞫 上久不從蓋不忍
也至是 教曰既禀 慈旨洪樂任令王府拿來 上御帳殿揮淚曰此何
事也慘不忍見矣乃問汝以王室舅親家世受恩抑何以術從同悖叔唆出
妖疍至發於鞫招乎況相吉輩之凶謀至於挾匕犯上謀議推戴而汝名又
出此招其罪當如何也論問目訖 教曰今日島巢之人畏閑頭收拾精
神納供可也供曰臣之父子救死不贍朝廷凡事初不敢預聞況臣素先親知
則雲賊何以相知乎識以臣之兩兄積忤羣議將成讎隙故臣不得已往訪

李謐則雲賦在座與之接話自是雲賦數來訪臣以其親昵李謐故善待之矣乙未科圻名後雲賦忽來見臣出袖中一簡示之皆是黨私之說臣責之曰以子處地敢論人乎雲賦眈視臣而去及徐有寧之跡出而翔雲不敢為論人之計矣其後翔雲投呈凶跡遂書送八條於臣而別以一紙備書勿用外戚之說似以屬臣家而詳也固已疑怪其後得見全本知為其凶慘之跡臣作書券李勸其跡請拿鞫此事衆李亦知之臣以翔雲書欵為他日證據深藏彙中若蒙下覽則可以決矣至若相吉則初不識面啟能之家亦未嘗往來與輩凶謀有何參涉之理乎自臣叔伏法之後凶徒以臣家為廢族輒以凶慘事推引臣家臣之父子若非禽獸則乃不情哉 殿下而反與吉彙輩參凶謀乎 上命諸臣進前 教曰予以孤露所倚唯 慈

宮慈宮飲啖全却涕淚度日常以不得面訣奉朝賀之生前為至痛矣
承此　教予心如何今日不得已有此舉所供明白今將情放自此　慈宮
復有見奉朝賀之日予亦有拜　慈宮之顏仍命書　傳教曰　慈宮泣
謂予曰吾有吾父見兄弟同氣也豈敢使　主上有此舉而非此則无以
下吾父之寃須卽一聞果有罪雖誅戮吾無悔恨若無寃事則予有見
老父之日小子涕泣承　教有此舉樂任果脫空矣樂任特為放送　上曰奉
朝賀入來乎洪國榮對曰方晋命於　闕下云矣　上曰奉朝賀入對　慈
宮事遣史官傳諭凡三往返終不入來　教卿若不入則予將親臨豈卿
臣分之所安乎於是鳳漢入侍　上握手流涕曰卿家不幸夫復何言鳳漢
亦泣謝金尚喆等曰今日處分當載續明義錄之末然後可使一世曉

然也　旨可　已上并明義錄抄

相臣錄

柳鳳輝 字季昌 尚運子 追施逆律

趙泰億 字大年 泰耈從弟 追奪

鄭澔 字仲淳 号丈巖 松江澈玄孫

閔鎮遠 字聖遊 号丹巖 鼎重侄

李觀命 字子賓 号屛山 健命兄

洪致中 字士能 号重普孫

趙道彬 字乘甫 号悔軒 泰采侄

左 李宜顯 字德哉 号陶谷 又陶山雲沙 世白子 謙齋 魚震翼婿 典文 謚

沈壽賢 字耆叔 号山山 連源八代孫

吳命恒 字汝久号樹灘允謙玄孫海恩府院君

李台佐 字国彥号 白沙恒福玄孫龜川世弼子

李㙫 字老泉号容斎荇六代孫

領 趙文命 字叔章号 翠屏珩曾孫英宗元舅豊陵府院君典文謚文忠

徐命均 字平甫号宗泰子謚文翼

金興慶 字叔起号

領 金在魯 字仲禮号清沙觀復斎構子謚文靖

左 宋寅明 字聖賓号

領 兪拓基 字展甫号知守斎又溪陰醒翁徹孫

領 趙顯命 字稚晦号歸鹿山人文命弟豊原府院君謚忠孝

閔應洙 字拜南

鄭錫五 字攸好

左 金若魯 字而晦號晚休堂希格子諡忠正

鄭羽良 字子揮號鶴南壽期子

左 李宗城 字子固號梧川台佐子諡孝剛

左 李天輔 字宜叔號晉菴月沙五代孫白洲曾孫金瑞石外孫典文諡文簡

領 金尚魯 字景一號霞溪若魯弟諡翼獻追奪

領 洪鳳漢 字翼汝號鉉輔子

尹東度 字景重

金相福 字仲受

李璟 字季玉號命溪子

閔百祥 字

鄭翬良 字 號南崖 羽良弟

趙載浩 字 文命子

申晩 字汝成 思喆子

韓翼謩 字

徐志脩 字一之 命均子

金致仁 字公恕 在魯子

金陽澤 字士舒

李昌誼 字

金尚喆 字

申晦 字晚房

洪麟漢 字定汝鳳漢弟逆死

李潝 字周鎮子

元仁孫 字景夏子

李思觀 字

文衡錄

李縡 字熙卿号陶庵

李秉常 字汝五号三山歸川廷夔孫了閒崔行外孫吏判

李宜顯 見上相臣錄

尹淳 字仲和号白下白沙喧玄孫吏判

趙文命 見上相臣錄

李真望 字久叔

李德壽 字聖之号西堂西華行遠孫禮判

吳瑗 字伯玉号月谷陽谷斗寅孫吏參

李匡德 字聖賴号真望子

趙觀彬 字國甫号悔軒二憂堂泰采子帰寓俞漢一婿禮判

尹鳳朝 字鳴叔号圃菴竹胥仁涵後孫吏參

南有容 字德哉号雷淵寄翁漢紀子禮判

李天輔 見上相臣錄

李鼎輔 字士受号三洲

金陽澤 見上相臣錄三世典文

鄭宲 字公華号

鄭翬良 見上相臣錄

徐命膺 字君受

黃景源 字大卿号江漢謚文景

李徽之 今上相臣

李福源 今上相臣

抄選錄

朴弼周 字尚輔号黎湖汾西曾孫選吏判謚文簡

韓元震 字德昭号南塘信香尙敬後遂庵門人逸贊善

尹鳳九 字瑞應号屛溪遂庵門人逸大憲○尹明遇參判卿之子三聘李氏一日

夢一女子自祠堂來語曰妣乃家翁前室也前者從室待吾兒庸享先無

識吾廼之今君懿德感孚幽明必生貴子二人云云故吾

鳳五 号石門 二子郎屛溪及監司

金元行 字伯春号雲樓農岩昌協孫逸贊善

閔遇洙 字 号蟾村趾齋鎭厚子逸大憲

宋明欽 字晦可号櫟川同春玄孫遂庵門人逸贊善

沈錥 字 号知守齋貢子孝行贊善以弟鑄逆誅追奪

李秉彝 字 號 副提學

尹容 字 號 參判

勳臣錄

輸忠竭誠決策効力奮武功臣十五人 戊申逆亂討平功

一等 吳命恒 見相臣錄

二等 朴纘新 咸寧君 乙亥逆誅

朴文秀 靈城君

李森 咸恩君 武兵使

趙文命 見相臣錄

朴弼健 錦陵君 蔭參判

金重萬 彥城君 告變

李萬固 韓原君

三等

李遂良 完春君 武兵使

李益馝 全城君

金浹 花川君 左尹

趙顯命 見相臣錄

李普赫 仁平君

權喜學 花原君

李東亨 忠原君

金昌集領相文獻公見肅宗相臣錄

閔鎭遠領相文忠公見上相臣錄

崔奎瑞右相忠貞公見景宗相臣錄

趙文命領相文忠公見上相臣錄

金在魯領相忠靖公見上相臣錄

補遺